

名和利

歡笑淚流。

小鳳姐與許冠傑這幾首作品不約而同地帶出一些訊息：縱使名利是人們趨之若鶩、朝思暮想的，然而它們只是過眼雲煙而已，是轉瞬即逝的，而且跟心靈富裕和自由自在相比，名利根本不屑一顧。

歌曲說的道理無疑是好的，告誡世人別把功名利祿看得太重，歌詞也滲透着豁達與逍遙。可是活在現代社會中，「名」，暫且不論，「利」卻是絕對避不開的。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不是都要用「利」去解決嗎？要是水果店、麵包舖、鮮肉檔和超市的生意虧蝕、無利可圖，那它們早就關門大吉了，我們還能買到食材或日用品嗎？如果巴士公司、電車公司、小輪公司年年蝕本，我們每天還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嗎？退一萬步說，我們去銀行開戶或選擇電訊商時，不也是會光顧一間能提供優惠、贈品或迎新獎賞的嗎？

沒錯，現今很多企業都有組織義工隊去行

善積德，例如送愛心包、探訪老人院、綠化大自然等等，貫徹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這些傳統美德。關愛別人當然是值得表揚的好事，不過，大前提是先把自己弄好，如果公司營運出現困難，或者入不敷出，相信營運者已經自顧不暇了，哪裏還有心思關顧他人？由是可見，「利」這個字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清高地擺脫的。

坊間有句話叫「有情飲水飽」，意思是只要雙方兩情相悅、情投意合，就毋須理會物質和金錢，日見夜見足矣，鹹魚白菜也好味，哪怕一貧如洗。但大家問一下身邊的女性朋友，可會願意嫁給一個每餐只能帶你去吃快餐店、逛公園、沒錢買生日蛋糕和聖誕禮物的男人？所以坊間也有一句諺語：「錢不是萬能，可是沒錢就萬萬不能。」

太史公司馬遷幾千年前就說過：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，天下攘攘皆為利往。」真有先見之明啊！

時地人

梁貝爾

時間列車，裝扮成一道天橋，穿插於城市之中。



如是我見

周軒諾

上世紀有不少廣東歌的內容是關於名與利的，譬如一九八二年有一首由顧嘉輝作曲、鄭國江寫詞、徐小鳳演繹的歌曲名曰《隨想曲》，裏面提到名利的地方有兩處，包括一開首的「前望我不愛獨懷舊／名利我可以輕放手」以及中段的「渴望是心中富有／名和利不刻意追求」。又例如張德蘭的《人生於世》（一九七八），歌詞有「個個去爭／引誘你是名與利」。另外，許冠傑亦有兩首代表作提及名和利，分別是《浪子心聲》（一九七六）與《急流勇退》（一九九二）。《浪子心聲》講到「人比海裏沙／毋用多牽掛／君可見漫天落霞／名利息間似霧化」。而《急流勇退》的歌詞也一如歌名，講急流勇退、見好就收，所以歌曲開門見山即說：「名成利就人人想擁有／誰料此刻只嚮往自由」和「求名逐利時常多爭鬥／嘗盡圈中的

羅傑斯：反轉建築的人



流動空間

方元

理查德·羅傑斯（Richard Rogers），這位反轉了建築、掀起建築革命、與查爾斯親王論戰的鬥士，於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完成人生旅程，享年八十八歲。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建築師，他不單用他的建築改變了城市空間，還用他的思想改變了城市面貌。他的建築和思想影響了世界各地的建築師。

雖然羅傑斯是英國建築師，但讓他成名的是法國。紀念羅傑斯，就不能不提到巴黎蓬皮杜中心。羅傑斯有許多優秀的作品，但如果只能挑選一座建築來講，那必定選這一座。一九七一年，羅傑斯夥同意大利建築師皮埃諾（Renzo Piano）參加巴黎的設計競賽。在來自全世界的六百八十一個方案中，他們的設計脫穎而出，一鳴驚人。蓬皮杜中心於一九七七年建成。那一年中國恢復高考，我考入建築學系。但直到十幾年後，我去歐洲留學時才有機會親眼看到這座「把肚腸子反轉出來」的建築。

蓬皮杜中心的外貌與傳統的藝術博物館完全不同，外牆上真像是掛滿了「肚腸子」——長短粗細的管子。最粗最長的是電動扶梯管道，它像一條巨蟒斜着爬過整個立面。沒人能想到在巴黎市內的舊區會出現這樣的怪物。許多人嘲笑它是一座搭着腳手架、到處是油管的煉油廠。雖然這是諷刺，但實情也差不多。只不過，這座工廠煉的不是石油，而是藝術。

在現代建築中有一個流派，叫作「高技派」。蓬皮杜中心即是第一座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高技派建築。在傳統和古典的建築中，建築師會用天花板、牆壁、設備井把樑架構件、水電管道等技術設備隱藏起來。但在蓬皮杜中心，建築師把它們統統暴露出來，以便讓人看清楚每個部件的技術功能。他們把這種設計手法叫作「內轉外」，即是把內部的東西反轉到外部。這既可以為室內提供盡量大的面積，又能使空間的劃分獲得最大的靈活性，因此很適合展覽館經常變換室內布局的要求。羅傑斯說，他很高興表現建築的構造和構件，並能夠從中得到音樂的節奏和詩的韻律。因此，他不但不隱藏這些管道，還把它們刷上鮮艷的顏色，看上去像是兒童畫的彩虹，充滿天真快樂的氣氛。

有人問建築師想要表達什麼？羅傑斯回答：「文化應該有樂趣。」如果你認同他們的觀點，那麼就會接受和欣賞蓬皮杜中心，從那堆看似混亂的管子中找出美的韻律和樂



巴黎蓬皮杜中心。

JOE 供圖

趣。

他們的設計不單有樂趣，還有社會意義。在過去，藝術博物館是上流社會紳士們的客廳，因此它們的建築都是走高大的路線，採用門面堂皇、軸線對稱的古典建築形式。但蓬皮杜中心既沒有古典的山花和柱式，也沒有中軸線對稱，甚至連個正經的建築立面也欠奉。他們把貴族的客廳變成了平民的大雜院，讓所有的人——不論階級、膚色、性別、年齡和宗教信仰，都可以走進去，坐下來，一起談談藝術。

他們何止反轉了一座建築，還反轉了博物館幾百年的傳統和社會角色。三十年後，普立茲克建築獎的評委在把獎章交給羅傑斯時，終於代表建築界說出那個事實：蓬皮杜中心「革了博物館的命」！

在七十年代末那場建築革命中，由於中國剛結束十年動亂，建築界缺乏了解世界當代建築的人才，因此錯過了那次改革機遇。不過，中國有一個地方不但沒有錯過，還意外地成為這場建築革命的一個中心舞台——它就是香港。而站在香港舞台上的領舞者正是羅傑斯的前搭檔——諾曼·福斯特（Norman Foster）。

福斯特在悼詞中稱羅傑斯是「最親密的老朋友」。六十年前，他們在美國留學時成為好友。回英國後，他們合夥成立了事務所，取名叫「四人組」（Team 4）。其實那是「夫妻組」，這四人是羅傑斯與福斯特兩對夫妻。在做了兩個工程之後，他們決定由一條跑道換成兩條，向着同一個方向賽跑。

羅傑斯與福斯特堪稱英國高技派的雙雄。他們在思想上志同道合，在專業上你追我趕。一九七八年，兩人同時獲選參加倫敦勞埃德總部的設計競賽，結果是羅傑斯中選。但第二年，福斯特贏得香港滙豐銀行總部的設計競賽。雖然滙豐大樓比勞埃德大樓

晚一年設計，但香港跑贏了倫敦，滙豐比勞埃德早幾個月竣工。如果說蓬皮杜中心是青年反叛期，那麼這兩座大樓就是中年成熟期，成熟地表現了高技派的設計方式和審美哲學。它們既是高技派革命事業的高峰，也是由革命派走向建制派的轉折點。

在羅傑斯獲得的一大堆功名和頭銜中，最有英國風味的是「河濱男爵」。一九九六年，他受英國首相、工黨領袖貝理雅（Tony Blair）的推舉，成為男爵和貴族院（上議院）的成員。由於他長期擔任工黨的顧問，協助工黨制定和推行城市規劃政策，因此傳媒戲稱他是「勞工貴族」。雖然這是一個榮譽勳位，河濱並非給他的封地，但他確實因此獲得實質的權力，為倫敦河濱地帶的復興作出重要的貢獻，把一個潦倒衰敗的工業舊區轉變成一座生機盎然的商住新城。以至許多人說，羅傑斯在城市重建方面的影響力和貢獻大過他在建築藝術上的成就。

中國人對羅傑斯的名字並不陌生。二〇一二年，他在北京舉辦了作品回顧展。其實，早在九十年代初，羅傑斯已踏足中國，為上海浦東新區做過規劃方案。此後，大概由於他專注倫敦舊區的重建，因而沒有再接洽中國的项目。再次踏足中國時，羅傑斯已是耄耋之年。最近十年，他的事務所積極在中國內地拓展業務，二〇一三年建成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即是一個著名的代表作。二〇一八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橋香港管制站是其在香港的第一個地標。

羅傑斯早就看好中國的發展。一九九三年，他對訪英的中國同行說：「今天你們來英國學習，用我們的書，學我們的經驗。但從中國的發展速度和你們的理解能力來看，在下個世紀，教科書上一定會出現你們的城市和建築。」令人欣慰的是，老羅親眼看到自己的預言變成了現實。

唐代婦女服裝華麗



文化什錦

荃葵

人類初期不分男女都長髮披肩，及後因應勞動生產的發展，開始感到長髮散亂不方便，逐漸把頭髮用繩帶繫束、骨簪插別。夏商時代開始梳辮子，直至春秋戰國。隨後女子梳髻。男辨女髻，分得清楚，一目了然。到了唐代，經濟繁榮、文化發達，婦女頭髮綺麗多變，髮式可達二三十種之多，以頭髮濃密、髮髻高聳為美，沒有劉海。貞觀年間，髮髻日漸高聳，高可達一尺以上，以顯示雍容華貴，是身份地位的象徵。唐代薛逢《宮詞》：「雲髻罷梳還對鏡。」意思是婦女梳理髮髻完畢，還要對鏡反覆端詳一番。

隋唐時代高僧輩出，唐代婦女也愛穿僧侶衣服：僧祇支。僧祇支，梵語，意譯為掩腋衣，長形衣片，從左肩纏至右腋之下，左開右合，長過腰。僧祇支飾以團花、茶花和雲頭紋。雲頭紋的衣服，看上去雲霧繚繞，有飄逸之感。

唐初婦女流行穿「半臂」，即半袖。女裝多數窄小，緊貼於身，袖子細窄緊口，可能是受北朝胡服及和異國風俗細窄風氣所影響，無領（或翻領）、對襟（或套頭）、袖長及肘，身長及腰，沒有紐袪（即盤扣），成為外套，罩住上述的僧祇支。「半臂」加僧祇支，

唐代女性服飾華美，髮髻講究。資料圖片



閒話煙雨

白頭翁

年根歲末話對聯

對聯最早稱春聯，春節期間張貼在門前的「喜對」，是中國粹文化的一種，滿滿的文化氣場。它起源於「桃符」，「春聯，即桃符也。」在宅院門上懸掛桃符以辟邪驅鬼。

自春秋始，每逢過年，便把桃木條立放在大門兩旁；到戰國時，逐漸開始把桃木刻成人形，代表神荼和郁壘兩位神仙；門旁立有他們，一家神安氣順，闔家暢達平安。大約從漢代始，人們嫌刻桃木人不容易，且刻得形象不威不武，逐漸演化成畫像；漸漸寫字，以字代表心意，祈求驅災辟邪，降福增壽。到南北朝時受漢魏駢體賦和駢體文影響，人們開始在桃符上書寫相對的聯語，春聯已躍然而出。

五代十國後蜀的亡國之君孟昶是位文化大家，他曾在「春聯」上親自題寫：「新年納餘慶，嘉節號長春。」清梁章鉅所編《楹

聯叢語》認為孟昶寫的這幅春聯是中國最古老的春聯。孟昶對對聯的貢獻卻史上無名，春聯自後蜀始，形成一種巨大的文化潮，相傳代代，代代相承。王安石《元日》「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門萬戶曠曠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」

自宋從後，春聯又發展成對聯，更加講究對仗、平仄、承接、轉承、與典藏韻；寥寥數字，蘊意深遠，趣味無窮；文化含量、文化元素，甚至遠非文章詩賦所能比擬代替，成為一門濃墨重彩的文化門類。

中國對聯中，流傳量廣，廣為人知的是清林則徐的一副名對：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。」忠心耿耿，鐵骨錚錚。林則徐在做江西總督時，總督府大堂堂聯是林則徐親題的：「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無欲則剛。」林則徐還有一副對聯，寫得也是入木三分，一針見血，力透紙

背。「子孫若如我，留錢做什麼？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；子孫不如我，留錢做什麼？愚而多財，益增其過。」而林則徐的女兒林普晴亦曾留下一副感人至深的對聯，讓人時時讀起，時時落淚。這是林普晴五十多歲因病臨終留言，上聯寫給丈夫，下聯寫給女兒，情至深，愛至真，除此聯，似乎再無可表達。上聯「我別良人去矣，大丈夫何患無妻，若他年重結絲蘿，莫對生妻談死婦。」下聯是寫給女兒的：「汝從嚴父戒哉，小妮子終當有母，倘異日得蒙撫養，須知繼母即親娘。」

其夫沈葆楨泣淚亦寫一輓聯，亦讓人動顏：「念此生何以酬君，幸死而有知，奉泉下翁姑，依然稱意；論全福自應先我，願事猶未了，看床前兒女，怎不傷心。」

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亦撰聯高手，當年孫中山曾登總督衙門求見遞上名

片，上書「學者孫文求見之洞兄」。張之洞提筆在孫文名片背後寫下上聯：「持三寸帖，見一品官，儒生妄敢稱兄弟。」孫中山提筆回聯：「行千里路，讀萬卷書，布衣亦可做王侯。」果然胸懷博大，氣度不凡。

張之洞當年也曾以對聯試過梁啟超的才學，故以武昌之古名江夏為題出一上聯小試梁啟超，上聯是：「四水江第一，四時夏第二，先生居江夏，誰是第一？誰是第二？」梁啟超當時乃後生，對的下聯是「三教儒在前，三才人在後，小子本儒人，何敢在前？何敢在後？」不但文字優美，對仗工整，且柔中有剛，不卑不亢。

長聯難，短聯亦難。劉半農只用八個字，分上下兩聯寫魯迅，不但要讓眾人稱是，還讓魯迅也首肯，豈非大家乎？上聯：「托尼學說。」下聯：「魏晉文章。」（上）